

回首

盐坐烟雨旧梦回

□王金表

清晨,水杯中的盐水弥漫着热气,如烟如雾,饮一口,往事也随之漫上心扉。

我的父亲是一名盐田工人,过去他与工友们劳作生产的海盐都集中屯放在美墩盐场。那是一个近三十亩的露天仓库,南边面向围头湾水域,东西北三面皆为盐田,只有一条四米多宽的黄土路通向镇区。由于附近没有村子,这个盐场也像一座孤岛,平时人烟稀少,偶尔夜里才有人偷溜到盐场掏点食盐回去补给家用。为此,每日都得有一名盐工留在盐场守夜。

当时有两条水道通向盐场,并由闸口控制海水进出,许多海产品会因为涨潮而跟着海水洄游进水道中。久而久之,父亲摸清了潮汐规律,时常趁着开闸放水的时间,在闸口

支起网具捕捉海鲜。那些被海水带来的鱼虾蟹被他抓起来装进背篓,之后带去市场卖掉就能补贴家用。有时碰上涨潮可抓海鲜,父亲又刚好轮到值班,我就得“替父从军”去帮忙看守盐场。

过去整个盐场没有安装照明工具,太阳落山后便陷入一片黑暗,只有月亮和星星提供一些微弱光亮。看守盐场的人住的“值班室”是一座用花岗岩垒砌的小矮房,它呈“匚”型,室内宽不到二米,长约三米,分上下两层,层高不过一米。屋里下层用来摆放工具,上层才供人居住,那里犹如洞穴,春湿夏闷,秋潮冬寒,待着一点都不舒服。

但让我更害怕的是不时传来的鸟鸣和野猫的叫声,那些忽远忽近的声音在夜色

笼罩的盐场上空飘来荡去,让人听得心里直发怵。有次联想到《聊斋志异》里描述的阴森叫声,我还被惊出一身冷汗。因此每次帮父亲“代班”,我都是早早钻进小矮房,躲在被窝里再竖起耳朵,仔细聆听屋外的动静。鼓起勇气朝窗外看,目之所及是海盐堆砌的盐峰,远远望去犹如一群凶猛的巨兽,让人顿时就心生怯意。时间一长,我还会自己吓自己,心想:“要是贼来了,该怎么办?他们会连我也抱走?”想着想着又不禁责怪父亲留我独自守夜,往往都等到后半夜,父亲带着一身海腥味回来,轻拍我的背说“别怕”,悬着的心才总算落地了。

有次我问父亲:“如果有人来偷盐,该怎么办呀?”父亲笑着说:“那你就假装睡觉,等他们走了再睁开眼。”这是何门

道?”见我不解,父亲才解释说:“这年头不是家里困难,谁愿意当贼呢?真遇到了,你就咳嗽几声,听见声响,他们自然会离开,不用怕。”后来长大了,我才渐渐明白父亲的话,因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盐可以拿来腌制瓜脯,一小碟咸菜能配一大碗稀饭,是一家人好几顿的下饭菜。来偷拿盐的人也不过是想让家里的饭桌能多些滋味,犯不着较真。

后来,盐田不再生产,父亲便回家专注耕种地。那盐场也变成一处观海听涛的“打卡点”,如今常有游客来此看潮起潮落,只是鲜少有人知道,曾有个孩子在这里的矮房中,等带着海腥味的父亲归来。而那些在盐场守夜、听父亲讲偷盐人的故事,枕着海腥味安心入睡的旧事,如烟如雨,至今仍会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。



半日闲凉过秋分

□梁惠娣

秋分时节,当城里人还在抱怨暑气未消时,乡下的秋日气息已经变得浓郁起来。

“秋分者,阴阳相半也,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”秋分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六个节气,“分”是秋天的分水岭,意思是平分了秋季。秋分到来也预示着时序正在一步一步“走”向深秋,此时昼渐短,夜渐长,风渐清,露渐冷,一夜雨,一阵凉。

此时田畴间的晚稻正在抽穗扬花,稻穗开始下垂,一片绿油油中冒出点点黄,远观好像一片青黄交织的浩瀚海洋。每到这个时节,父亲都会早起去田里察看水稻的生长情况,他说此时是稻谷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,马虎不得。父亲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般,经常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托起一把稻穗细细端详,只有确定水

稻长势良好,他才会松一口气。一株株稻穗犹如饱满的字符,藏着沉甸甸的希望,微风拂过,连空气里都飘着对秋日收成的盼头。

父亲在春天种下的甘蔗,此时也长得比人还高了,颇有几分“青竿已褪寒衣色,紫玉初成蜜浆芯”的模样。这些甘蔗就像一群清瘦而坚韧的少年,身姿挺拔,迎风而立,好似为田野装上一片茂密的“青纱帐”。它们将夏日的阳光和雨水悄悄收集、封存,渐渐化成晶莹剔透的甘甜汁液,只等着霜降后被收割下来,给家人的冬日增添一抹甜蜜。

这个季节家里的餐桌上少不了芋头,我一向喜欢陪父亲去地里挖芋头。只要用锄头轻轻一挖,松软的泥土下便会露出一个个圆滚滚的芋头,模样憨态可掬,充满童趣。把挖回来的芋头清洗干净,

只需放进锅里蒸熟就是一道菜,蘸着白糖一起入口,口感绵软顺滑,还散发淡淡的香味。听家里的长辈说,吃了秋分的芋头,一冬都不会手脚冰凉。不知是否有科学根据,但咬下一口香喷喷的芋头,暖意的确会从舌尖一直蔓延到胃里、心里。

午后,村口的大榕树下常见几位老人坐在石凳上,摇着蒲扇,闲话家常,一桩桩陈年旧事也像从他们的蒲扇上“摇”下来似的。树上的知了还在嘶鸣,仿佛是要把最后的力气都耗尽在秋风里。这时的溪水比夏日清浅了许多,偶尔几片黄叶掉落在水面,犹如小舟般顺着溪水悠悠荡漾,不知要漂向何方。

夜幕降临,虫声四起,秋虫的鸣叫不似夏天那般急躁,显得更为轻缓从容,听起来宛如在吟唱一首古老的歌谣。此时天上的



(CFP 图)

星星,也比夏日看到的明亮许多。经常吃过晚饭,我和父母便一起坐在门前的空地上,一边听着虫鸣,一边喝着铁观音,那感觉舒畅又惬意,让人总不由得会感叹一句:“真是‘半日闲凉过秋分’。”

乡村的秋分便是这般,年复一年地来了又去,如同那条绕村而过的小溪,静静地流淌,滋养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。

菠萝蜜

□马延灯

我家门口有一棵菠萝蜜树,它是十年前种下的,如今已长得枝繁叶茂。有次听同事讲起,我才知这种果树种后五年才会结出果实。难怪最初几年即使到了季节,也不见菠萝蜜挂枝头。

虽然花期常会碰上台风,但这棵菠萝蜜树的枝条总能在风雨中保持韧劲,即使弯成弓形的形状,花苞也会顽强地留在枝上继续盛开。转眼进入九月下旬,花朵被果实取代,零星几颗挂在枝头,开始只有苹果般大,慢慢才膨胀如水晶球,连带枝条都被压弯许多。若是遇到秋台风来袭,几场暴雨将果实“击落”,坠落摔在地上裂开露出果肉,

散出的清甜香气还会引得过路人驻足。有的人就算辨不出熟度,也会捡几块果肉带回去尝个鲜。

起初树上结出的菠萝蜜只有鸡蛋般大小,数量也很少,直到今年秋雨多了,果子才长势喜人。不久前一场台风过后,几颗小个头的菠萝蜜又坠落一地,我出门一瞧,发现竟还有三颗紧挨着的果子挂在枝上,当下欣喜不已,毕竟这棵树之前可没结出这么多果实。眼看它们已经长得有两三斤大了,我萌生了将之摘下来的想法,可家里人却对这些菠萝蜜是否成熟存有异议。有的人觉得果子还没长大,过早采摘压根不能吃,有的人认为闽南的

土壤和气候只能把菠萝蜜养到这般大,再不摘便会错过采摘期。

又过了几天,我踱步到菠萝蜜树下,抬头忽然瞧见一颗果实的外皮颜色已由青绿变成淡淡的金黄,凑近闻,一股果香扑鼻而来。没多想,我回屋搬来凳子,踩上去伸手将那颗果实摘下来。别看它个头不大,拿在手里还挺沉,进屋用水果刀划开果皮,刹那间,带着浓郁香气的果肉如花瓣舒展开来,汁水随即顺着指缝滑落。我赶紧招呼家里人来尝,大家围在一起,你瓣我一瓣地剥着吃,果肉入口软绵,清甜里带着一股独特的奶香,一点也不涩口。孩子们吃得最快,嘴里的果肉还没咽下,就伸手要再拿一瓣,口中还嚷嚷说“比街上买的甜”。我也拿起一块果肉咬一口,感觉甜味顺着喉咙往下走,心

食事



里不禁感叹这果子摘得正是时候,熟度刚刚好。

剩下两颗果子,过了四五天也渐渐泛黄,我照着之前的法子将它们摘下来,切开一看熟度也正好。家里人分着吃,还留了些装在保鲜盒里,让我带去给单位请同事尝尝。同事吃了都说甜,还问是不是找果农买的?听我说是之前那棵不结果的菠萝蜜树上结出的果实,他们还挺讶异。说话间,我又想起往年盼着果树结果的焦急心情,忽然明白过来,原来这果树要顺着气候慢慢漫长,经历风吹雨打,等到年份够了,方能结出甜美可口的果实,急不得,也催不得。

“秋”的冷门成语

●秋月寒江

比喻有德之人心底清纯明净。出自北宋·黄庭坚《赠别李次翁》:“不有德人,俗无津梁。德人天游,秋月寒江。”

●当为秋霜,无为槛羊

比喻做事要有自己的主见,不能受制于人,任人摆布。出自南朝宋·范晔《后汉书·广陵思王荆传》:“荆书与东海王疆曰:‘当为秋霜,无为槛羊。’”

●望秋先零

指人的体质弱,经不起风霜,也比喻未老先衰。出自南朝宋·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语言》:“松柏之姿,经霜犹茂。臣蒲柳之质,望秋先零,受命之异也。”

●秋阳杲杲

形容秋日初升的太阳分外明亮的景象。出自唐安世《秋怀》:“秋水迢迢诗思清,秋阳杲杲道心明。谁人得似秋光巧,画出山斋杖履行。”

●利析秋毫

意思是鸟兽在秋天新长出的细毛,形容管理财务极细心、精明。出自《史记·平准书》:“故三人言利,事析秋毫矣。”



家有小狗

□乔志兵

几年前,亲戚家的土狗生了一窝小崽,姐姐想养,母亲便帮她去要了一只回来。这只小狗很亲人,成天就像跟屁虫似的黏着姐姐,几乎形影不离。每次姐姐回娘家,它也一定跟着。

到了娘家,姐姐出门与姐妹聚会,小狗便交给母亲照看,渐渐也跟她亲近起来。等姐姐准备回去了,喊小狗上车时,它还会一步三回头,不停对着母亲汪汪叫,像是在表达不舍,又像是在跟她道别。

后来,姐姐一家搬去其他城市居住,小狗没有带走,而是留在母亲身边继续养着。平时,母亲去菜地里摘菜,它便叼着菜篮子跑在前面带路。来到菜地,母亲刚把菜摘下来,它嘴里的篮子便立马靠近接着。菜篮子塞满了,换母亲提在手里,它就靠近用身子帮忙扛着篮子走。其实那块菜地离家不远,但小狗的贴心举动还是为母亲省不少力气。

母亲有时去隔壁家串门时间久了,小狗眼看天色变暗,就会偷偷跑去找人。找到母亲后,它便乖乖蹲在旁边,不吵不闹地等着。母亲见了准会开心地跟邻居炫耀说:“看我家小狗,可会人了。”

我家厨房在后屋,母亲每次做

完饭都得扯着嗓子喊父亲来吃饭。久而久之,小狗摸清了开饭时间,一到点就跑去厅堂汪汪叫几声,催父亲去吃饭。母亲上了年纪,记忆不太好,经常前脚刚放下手机,后脚便找不到。母亲有次问小狗:“我的手机呢?”没想到它还真知道,立马摇着尾巴带她回卧室,见它冲着床头睡枕叫了一声,母亲伸手一翻果然找到手机。被母亲夸聪明的小狗,乐得直摇尾巴,之后更是爱上帮人找东西这件事,乐此不疲。父亲有时忘记把药收进药箱,小狗还会拉着他的裤脚,提醒他回去收拾。

如今,小狗对我父母的情感已超过其他人,每天都会守着他们。母亲做饭时它就在厨房门口陪着,父亲看报时它则趴在一旁打瞌睡。小狗也渐渐成为家里不可缺的一员,母亲有时候起身急了会头晕,需要找个扶手,小狗便机灵地用自己的小身板给她当支撑。记得有天母亲做家务时不小心滑倒,小狗发现了赶紧跑去喊人,家里人听见狗叫声赶来,才及时将母亲扶起来送去医院。

姐姐每次与母亲通电话,都会询问小狗可好?母亲经常半开玩笑地说:“好得很,也很乖,比你两个弟

弟都听话。”姐姐听了总会跟着笑起来。

差点忘了说,这只小狗名叫“旺财”,因为姐姐喜欢的电影里有一只小狗就叫这个名字,听着很喜庆。我也觉得这名字起得好,毕竟有“旺财”陪着,父母不孤单,天天乐呵呵的,家里热闹又和睦,日子过得顺顺利当,不就是既来旺又来财嘛。



自在,不是随心所欲地纵纵,而是懂得在规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,正如一位好的舞者,既能踏准音乐的节拍,又能跳出自己的风格。



一个新泉州人的“泉”感

□王洪雷

从齐鲁大地的厚重渊薮到海滨邹鲁的温润风华,从泉州济南“四面荷花三面柳”的清雅到滨海古城“半城烟火半城仙”的灵韵,于我而言,最初叩响南北两座“泉”城文化共鸣的,是晋江机场书报架上泉州晚报2022年5月30日那期报纸。

彼时,周遭闽南语的语调如未识的音律,在耳畔轻轻漾开神秘的涟漪,而那份带着油墨清香的报纸,却像架起的无形桥梁,悄然消弭了方言的隔阂,拂去了初来乍到的“异客”心头那层惶惑。

打开一座城市文化密码的钥匙,往往是这座城市的报纸。外地人扎根时的忐忑与不安,在泉州晚报“全覆盖式”版面的字里行间渐渐淡去。时政的经纬、经济的活力、都市的肌理、副刊的风采……诸多栏目交织成泉州的斑斓图景,既有高屋建瓴的视野,又有市井生活的温煦。三载时光,这份报纸早已成为我与本地文化对话的贴心向导,亦是联通心灵的忠实居间人。

时代的鼓点愈发急促,我这初临泉州的行客,也渴望踏着这铿锵节奏,让工作的步履与这片土地的心跳同频。准备“乡村文化振兴”课题时,学校图书馆里1993年至今年的泉州晚报相关报道,为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根基;攻坚“闽南文化基因谱系建构”项目时,晚报关于闽南文化丰富而广博的报道如灯塔引路,助力项目成功申报。某期报纸中,关于泉州民间信俗里“哪吒”是闽南无畏精神化身的记述,让我愈发明澈: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化的价值,在《哪吒》系列电影的时评中尽显,这不正是闽南人“爱拼才会赢”品格的生动具象吗!

朋友茶桌上的泉州晚报,总在不经意间编织起文化认同。在华侨大学任教的老乡罗老师指着报纸上关于南安文庙的专版报道,为两地文化写下精妙注脚:“山东有曲阜孔庙的柏,泉州有南安文庙的榕,古榕有容乃大,松柏傲骨峥嵘。”作为新泉州人,我们安“泉”感的生长,恰似古榕扎根——我们带着故乡的印记而来,那些乍看零散的气根,终会在某个清晨,在这座城包容的胸怀里,蔓延成让愿将余生托付的繁茂。

来泉几度春秋,从2022年与泉州晚报初遇的陌生,到2024年共生的熟稔,再到2025年扎根的坚定,那些十之八九的不如意,都在晚报“纸短情长,报传心安”的陪伴与慰藉中,慢慢酿成“心安处是吾乡”的笃定。当京城的冬雪邂逅泉州的暖阳,当齐鲁的云中燕晕染闽南的云鼓瑟……新、老泉州人生活的轨迹庶几在某个节点会交融成共通的乡情与憧憬。泉脉虽异,文脉同源,文化归属感从来不是单向的融入,正如泉州晚报四十年的记录所见证的,我们终究与这座城、这份报,在彼此的生命里,刻下共同的年轮。

(作者系泉州华光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)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



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